史記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索隱曰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爲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亦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佗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正義曰杜預云姜姓之先爲堯四嶽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正義曰陳湣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爲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所殺]

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

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己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匠）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

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爲敬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系本作夷孟思蓋穉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菜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爲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旣奔齊不欲稱本國號故改陳字爲田氏田穉孟夷生湣孟莊徐廣曰一作莊。索隱曰系本作閔孟克芷昌改反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索隱曰逞音盈史記多作逞字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正義曰釐音僖也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

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索隱曰惠子名高昭子名張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

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安橐之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

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己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正義曰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止監一作闞○索隱曰監止字又苦濫反監姓止名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

乎田成子〔索隱曰言嫗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剌齊國之賊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索隱曰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夕賢逆云即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監止今云宗人大史誤耳〕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

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索隱曰需音須需者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己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

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北海東安平六國時曰安平徐廣說是○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酅邑青州即北海郡也］至琅邪［正義曰琅邪沂州也從安平已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出男百餘人與此亦異然譙允南按春秋陳恒為人雖志大負殺君之名至於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甚於常子七十猶以長亂邪豈然哉蓋言其非實者也］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槃○索隱曰槃音許旣反系本作班相］

常諡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索隱曰系本名伯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也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本魯朝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鄭之葛邑也陽陵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十五里李奇云六國時為安陵也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系世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

剡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作水非矣說也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

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曰音城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文云郕魯孟邑是也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索隱曰毋音貫古国名衛之邑今作毋者字殘缺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国故貫今名蒙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也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於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最○索隱曰貸音士代反最音徂外反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

陸又三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魯破之子桓公午立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午弒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桓侯與此系家不同也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索隱曰大臣謂騶忌段干朋按戰國策威王二十六年邯鄲之役有此謀臣耳又南梁之難在宣王二年有騶子田忌孫臏之謀戰國策又有張丑其詞前後交互是說者所取各異故不同也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

若救之田臣思曰（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盖即田忌也）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栢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擊燕國取桑丘（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界時齊伐燕桑丘魏趙來救之魏趙世家並云伐齊至桑丘皆是易州）六年救衛栢公卒（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二年當齊栢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栢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按靈丘此時屬齊三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

關徐廣曰在鄄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兖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晉伐我至博陵正義曰在濟州西界也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正義曰音絹即濮州甄城縣北台在即墨字上也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

及左右嘗與謀者皆畏其怒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弦以緩急為清濁琴緊其弦則清縵其弦則濁清濁者言琴之声也攫之深徐廣曰以爪持也攫音巳足反醳之愉者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醳音釋与下文舍字

並同諭 音舒 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

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故云得全全也全昌者謂若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索隱曰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故曰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豨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爲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索隱曰幹音古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秙幹則秙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被昔幹而納諸檠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傅音附罅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傅合於疏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持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騶忌子

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言有常制若車不較則車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則琴不能成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爲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詘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絫氂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

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爲齊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之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目名事悉具戰國策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索隱曰鄒莒宋魯之比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

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閱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

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於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正義曰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年之說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奔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

於馬陵因披臏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列傳云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爲得即與系家不同也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晉大康地記曰戰國謂梁爲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大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田對云早救之此云鄒忌若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爲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耳孫子曰索隱曰孫臏夫

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一作盼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索隱曰在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盟而去徐廣曰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正義曰沛郡平阿縣也明年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

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聓齊之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作田子二十五篇也接予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接子二篇在道家流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時處士藝文云作慎子四十二篇也環淵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環淵著書上下篇也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索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者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

列亦異說也春秋傳曰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是也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索隱曰系本名遂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煮棗將拔徐廣曰在濟陰宛朐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拔故聽齊援之耳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謂隨逐也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

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爲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摶徐廣曰音專專猶幷合制領之謂也。索隱曰摶音團謂握領也徐亦通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爲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正義曰屈丐楚將爲秦所敗今更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索隱曰三川韓也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正義曰施猶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設施迫脅也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

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害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求事己而不欲與韓地也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戰伐而得地陳軫欲秦韓皆有大恩德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正義曰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券責秦韓却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欣

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与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爲相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爲是一門非耶○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也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

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正義曰按衛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正義曰阿東阿也齊時屬趙故云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東国謂下相僮取慮也有陶平

陸梁門不開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陸兗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

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索隱曰軼音姪軼者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如結也戰國策作結靷）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正義曰懷州有溫城也）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

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教反）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

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正義曰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也）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

齊燕不聽周子曰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正義曰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為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

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

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柏間也。索隱曰耶音邪謂是建客耶客說建往言遂乃失策令建遷共共今在河內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爲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曰比如字又頻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僖子殺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殺二君也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

厥兆祥六

齊隱述贊曰

田完避難　奔于大姜　始辭羈旅

終爲鳳皇　物莫兩盛　代五其昌

二君比犯　三晉爭疆　和始擅命

威遂稱王　湣急燕趙　弟列康莊

泰假東帝　莒立法章　王建失國

松柏蒼蒼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兖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兖州鄒城闕里即此地括地志云兖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乃號闕里

其先

宋人也曰孔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曰括地志云叔梁紇廟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縣五十里尼丘山東趾地里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梁紇廟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〇正義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illegible]生九女乃求婚為顏氏顏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據婚過六十四明矣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

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盖以周正十一月爲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生而首上圩頂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頂言頂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干寶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於俗名女陵山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生三歲而梁紇死葬於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二十五里禮記云孔子母合葬於防也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隱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塋地徵在笄年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爲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以木爲之受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氣諸

陵旅象飾足天子玉飾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蓋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自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正義曰慎謂以紼引柩就殯所也郰人正義曰上音鄒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正義曰與音預季氏為饗饌飲魯文學之士孔子為迎而往陽虎以孔子少故訴之也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索隱曰孔子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謂孔子實要絰為饗為陽虎所絀亦近證矣一云要絰要絰猶帶絰也故劉氏云嘗舉之意是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

也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杜預云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爲饘粥饘粥餬爲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

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系本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今此應更言魯人謬太史公之疎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按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乎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

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周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為人臣者毋以有已（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己為人臣者王肅云言聽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

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正義曰百里奚也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孟子以爲不然之言也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正義曰郈音后括地志云鬭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與郈昭伯鬭雞季氏芥雞翼郈氏爲金距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城安縣東南三十里在丘故城本春秋時晉侯之邑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

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爲此言恐失事實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孔安国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

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正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以季孟之間待之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桓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

云得狗（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音逵閬音兩家語作魍魎繅音騷然山繅獨一足是山神名故謂之夔夔一足獸狀如人也）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當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索隱曰沐腫音木鍾）土之怪羵羊（唐固曰羵羊雌雄未成者也）吳伐越墮會稽（王肅曰墮毀也○索隱曰會稽山名越之所都隳毀也吳伐越在魯哀元年）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命後至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

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社稷為公侯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駰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〻屬吳興郡為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漆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狃音女九反鄒

氏云一作蹻止論語作弗擾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
桓子與盟而醳之正義曰醳音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
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
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
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
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正義曰適音嫡更立其庶孽陽虎素
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
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
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
周文武起豐鎬而王索隱曰按家語及孔氏之書並无此言或桓譚亦以爲疑也今

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何晏曰：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云：魯国近東，故西方諸侯皆取法則焉。〕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謂與齊和好，故云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曰今在祝其縣也。〕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

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語作來人以兵鼓譟劫定公袚音弗謂舞者所執故周礼謂有袚舞袚音伐撥謂大楯也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曰歷階謂歷階級也故王肅云歷階登階不聚足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索隱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

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此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兖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聚衆成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以謝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大山博縣北有龜山。索隱曰左傳鄆讙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郈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郈鄉亭。正義曰括地志云郈亭在鄆州宿城縣東三十二里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泗水縣本漢卞縣地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服虔曰成宰也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

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璣王肅云舞曲名也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

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索隱曰謂請魯君為周徧道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王肅曰膰祭肉）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屯在魯之南也○索隱曰屯地名也）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發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

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石以大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索隱曰謂以兵杖出入以脅夫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故匡城在滑州城縣西南十里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昔所故攻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顔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巳無所致死也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巳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柰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柰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巳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路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沒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

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正義曰璆音虬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荅焉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去聲言我不為相見之禮見而荅之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

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翱翔也索隱曰家語作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弃邪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索隱曰家語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而隆顙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

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槨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鷙鳥今之鶚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正義曰隼音筍毛詩義疏鶚齊人謂之擊正或謂之題肩或曰省鷂春化爲布穀此屬數種皆爲隼陳湣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湣公爲是也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

愼之矢也正義曰肅愼國記云肅愼其地在夫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弩射四百步今之靺鞨國方有此矢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愼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愼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愼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

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鬭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

孔子世家

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索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朞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索隱曰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

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有心謂契契然也）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此硜硜信己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學鼓琴師襄子（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蓋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擊磬襄是也）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頎

而長兮○索隱曰幾與注頎也皆析家語無此四字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望羊視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犫又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犫鳴犢及舜華國語云鳴鐸竇犫則竇犫字鳴犢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鐸變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

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槃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

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桓釐也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

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孔子系家并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辭歸與二書各記之今前後并引亦失之也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於葉僭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

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
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菜
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九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
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
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
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
曰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何晏曰士
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
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耰而

不輟（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耰覆種不止不以津告者）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何晏曰為其不達己意而非己）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国曰隱於山林是同群）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与易也己大而人小故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包氏曰丈人老者蓧草器名）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体分植五谷誰為夫子而索也）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徐廣曰哀公四年也）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

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孔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邪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

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智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使奧事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王肅曰種之爲稼斂之爲穡言良農能善種之而不能斂穫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

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爲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服虔曰書社藉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

子也故下冉求云雖累壯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夫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

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來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曰下下車也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百牢牢具一百也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鄫城在沂州丞縣地理志云鄫縣屬東海郡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

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將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野不達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於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文

秋蓋年表誤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己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

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大略則首尾計十五年矣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illegible]之索隱曰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正也又哀公問曰何為則人服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人服今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荅哀公使人服盖太史撮略論語為文而失事實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

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正義曰去丘呂反重逐龍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亂理也詩小序云關雎后妃

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口鶚也

鹿鳴爲小雅始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苹呦呦唯而相呼懇誠發乎中以興嘉樂賓客嘗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

文王爲大雅始正義曰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

清廟爲頌始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繫上彖

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易正義曰文王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彖正義曰吐亂反上彖卦下辭下彖爻卦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定一卦之義也繫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者聖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分爲上下篇者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又言系辭者取綱系之義也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辭易正義云萬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陳說八卦德業變化法象所爲也文言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釋乾坤二卦經文之言故稱文言又雜卦者六十四卦以爲義次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襲當有損益又云雜揉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

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正義曰濁音卓鄒音聚顏濁鄒非七十七人數也頗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也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毋固何晏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所慎齋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也子罕與利與命與仁何晏曰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不憤不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重教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貌也。索隱曰有本作逡逡音七旬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鄭玄曰唯辯而謹敬也。索隱

曰論語作便便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
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儐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
色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餒肉敗
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敗曰餒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
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
包氏曰瞽盲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
無常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
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奡盪

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 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脩也 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何晏曰言不可窮盡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何晏曰言忽怳不可為形象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 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

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索隱曰春秋傳乃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車子為人主車車子微者之人也人微故略其姓則子非姓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

矣夫 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无此瑞吾已矣夫者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 何休曰子我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死者是天將亡夫子之證也 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殁之證云爾 故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 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己故問之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不知己亦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 孔安國曰下學以事上達天命 知我者其天乎 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已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 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 行中清發中權 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融

曰亦不以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故殷運之三代正義曰殷中也又運夏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

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
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也明歲子路死於衛孔
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
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王肅曰萎頓也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
莫能宗予王肅曰傷道之不行也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
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
日卒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志為褒城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成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聖亭侯魏後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

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爲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千戶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爲褒聖侯也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慭且也一老謂孔子也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王肅曰疚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王肅曰尼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毋以自爲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

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樹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索隱曰離音藜藜草名也女貞一作安貞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毚音讒毚檀檀樹之別種也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索隱曰訣音決別也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礼云適墓不登壟豈合廬於冢上乎蓋乚首亦邊側之義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没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至于漢二

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也）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曰祗敬也言祗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　胄于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聊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闕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